

旅臺唱和集 (二)

(葉學長在銓和了五首詩)

彙錄公務員的打油詩「夏日鄉居感懷」，和者廣續不絕，已迭抄登本刊，筆者並在上次「閒墨」中，寫了幾句閑話，希望葉學長在銓也來幾首和詩，以湊熱鬧，果蒙葉學長慨然應允，一口氣作了五首和詩，真是行行錦繡，字字珠璣，盥誦再三，曷勝欽佩！葉學長詩囊之富，誠非吾輩所能企及也，茲特分錄於後，以供同好：

其一

「黃花晚節傲清秋，
貫日丹心同燦爛，
倘教城社驅狐鼠，
莫笑折腰貪五斗，
難得忘機學野鷗，
凌雲壯志自飄流，
勝爲兒孫作馬牛，
却從宦海歷沉浮。」

其二

「破硯窮耕不望秋，
羞從郎署稱微宦，
浪迹天涯成野鶴，
思歸無那登高看，
但期早息友閒鷗，
敢向詩壇說輩流，
偏居斗室類蝸牛，
親舍白雲萬里浮。」

其三

「天涯作客又經秋，
欲爲蒼生消浩劫，
愁聞故國傳烽火，
試問只今誰救世？
依舊寒盟負水鷗，
何堪四海溢橫流？
愛向長空看斗牛，
海天芒角一星浮。」

其四

「高踞樓頭獨詠秋，
依山白日無邊好，
戶外沿籬栽紫燕，
村居絕愛閒中趣，
渾忘歸去侶沙鷗，
出岫層雲自在流，
庭前滿架掛牽牛，
一碗清茶當酒浮。」

其五

「海外棲遲感暮秋，
敢將詩客稱同輩，
致遠已難追翼馬，
老來歷盡滄桑變，
歸盟何日約羣鷗？
誰把文人當上流？
畏炎猶似喘吳牛，
多少興亡眼底浮！
又有吟友任葆琳先生，亦見和一首：

「又向衙齋坐過秋，

酒從病後難成戶，
典籍探求徒似蠹，
相逢無意多耐唱，
只惜人生共一浮。」

筆者不自藏拙，大膽地也勉和一首，希讀者勿見哂爲幸！句云：

「鄉居倏忽到深秋，
旭日光明當戶照，
村童投石驚叢鳥，

開愛尋盟狎水鷗，
清泉斷續隔溪流，
野叟荷鋤伴老牛，

近歲厭聞塵俗事，

不關榮辱任沉浮。」

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於臺北

閒談話舊

敏

「正談得高興，太座出來說不要談了，吃了飯再說吧，於是大家入席，酒罷飯飽，太座們去逛街去了，我們幾位老友又閒談起來。」

「你說九龍坡有什麼最值得回憶的？」

「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第七宿舍，一共四間房，每間房像統

艙似的擠了七八十人，雙層床一張

連一張。」

「是呀！我端一面盆水

自兩床間都擠不過去。」

「不過廁所就在後面也很方便的。」

「晚上

去小便，廁所後面山上那些墳可也

够嚇你的了。」

「你記得那第八宿

舍嗎？」

「什麼第八宿舍？」

「我們

新生一到住第七宿舍，自後面山

上翻過山脊有一排面對大江同學的

墳墓，我們叫這墓地是「第八宿舍

」？」

「我想起來了，中間還有一位

是由雲貴趕來重慶，好像是翻車

死的吧？」

「好像是的，還有一塊

墓碑上有記載的。」

「夏天在工

乘著假期之便，南部幾位校友

帶了太座小孩北上玩玩，順便訪問

幾位同班好友，不期而遇於主人家

中；太座遇到太座，自有她們一番

談話，暫且不談。小孩們也各自去

玩了。分別好久未遇的幾位老同學

圍座而坐，主人殷勤招待了咖啡，

大家話題不禁轉到十多年前在母校

的情景。時光如逝，連我們這一班

同學，畢業也快九年了！談起來好

像大家又回到九龍坡，徐家滙一樣

。特記之以留紀念。「你記得我們

光頭也是依照規定的。」

「是呀，

那天報名女同學很少，秩序不頂好

，把那張乒乓桌子都擠倒了，人多

室內又悶，很是不舒服。」

「問問你

，你怎麼去九龍坡去考交大的？」

「我和幾個同學是前一天叫人挑了

行李；一直由小龍坎上山去，翻過

去就是九龍坡了。」

「我是搭船去

的。」

「我從江津趕船，直到考試

前夕晚上九時才到，可把我急壞了

。」

「記得我考完數學，題目真難

，自己做不了幾題，真想馬上不考

了；幸好你陪了我，否則今天是不

是交大畢業還有問題呢？」

「是的

，你記得我倆一早在兩路口服務處

貼報看發榜，等了中央日報出版，你

看到取了，也不知那裏來的勁，一

傢伙把我背拍得多痛！」

「那天我

不是請你吃了牛肉麵。」

「那天我

第一次遇到你，剃了一個和尚頭，

老遠就看到你那光頭，現在西裝革

履，頭上留了頭髮，還記得嗎？」

「哈，哈，那時剛從中學出來，剃

了

了

了

了

了